

中華佛學學報第 010 期 (p025-044)：(民國 86 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0, (1997)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心淨則佛土淨」之考察

釋惠敏
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

p. 25

提要

《維摩詰經》「心淨則佛土淨」之說與古來的「唯心淨土」，乃至現代的「人間淨土」之主張有密切的關係。漢傳佛教之諸注解家如何解釋此篇經文？「心淨則佛土淨」之命題為何可以成立？此「淨土行」之具體內容為何？如何論此「淨土行」之階漸與次第？其與「心淨故眾生淨」有何關係？吾人是否能依此而作為《維摩詰經》是「唯心論」的證據？作何解釋？本文考察、比較現存諸漢譯本與諸注疏之解釋，並參考《大智度論》等相關佛典的說明，以及今人之研究成果來討論以上諸問題後，有如下幾點的結論：

- 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薩為「成就眾生」故，必須「願取佛國」，修行「淨佛國土」。
- 二、十八「淨土之行」：行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菩薩依十八種「淨土之行」令自與彼眾生皆「行淨」，故說「行淨則眾生淨」。如是同行眾生（眾生淨）來生菩薩成佛之國土，故說「眾生淨則佛土淨」。
- 三、《遠記》、《吉疏》依《肇注》「淨土行之階漸說」，配以菩薩之種姓位、

解行位..... 七地（成就眾生）、八地（佛土淨）、九地（說法淨）、十地（智慧淨）、金剛心 等覺地（心淨）、佛地（一切功德淨）之菩薩乃至成佛十三階位漸次。但與《大智度論》之七地（自利具足）、八地、九地（自利利他，所謂教化眾生，淨佛世界）的說法不同。

四、若依《奘譯》與《基疏》，則是以「十八種淨土行→清淨有情→嚴淨佛土→轉法輪度化有情」之模式說明。這與《大智度論》中所引《般若經》所說「饒益一切眾生已淨佛國土。淨佛國度已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已轉法輪，轉法輪已安立眾生於三乘，令入無餘涅槃」的說明有相通之處。

五、「心淨則佛土淨」不可解釋為：自心淨，則淨土「自成」，而是心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其關鍵點在於「眾生淨」。

p. 26

六、「心性本淨」應採取如《般若經》與中觀的思想，作「非心」、「是心非心」、「空寂心」的解釋，比較合乎《維摩詰經》的根本思想。《基疏》將「心淨」解釋為「第八識淨」，「淨」若解釋為淨化之「行淨」而非「本淨」是正確的解釋；但將「心淨」之「心」解釋為「第八阿賴耶識」則是屬於瑜伽派的看法。

〔參考文獻與略號〕

大= 大正新修大藏經。

田村 1997=田村芳朗。〈三種淨土觀〉。《佛教における淨土思想》。東京：日本佛教學會。

印順 1989 =印順。《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臺北：正聞出版。

長尾 1983 =長尾雅人譯注。改版《維摩經》。東京：中公文庫。

L/Boin 1976 = Boin, Sara. The Teaching of Vimalakirti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SBB31) , London: PTS. 譯

自 Lamotte, Étienne. 1962.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irti

(Vimalakirtinirdeśa) traduit et annoté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51) Louvain.

L/B/郭 1990 = 郭忠生譯。《維摩詰經序論》台灣南投：諦觀雜誌社。
譯自 L/Boin1976 之序論。

藤田 1970 = 藤田宏達。《原始淨土思想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本文曾於 1997 年 7 月 19 ~ 21 日「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口頭發表

關鍵詞：1.《維摩詰經》 2.心淨 3.成就眾生 4.淨佛國土

p. 27

前言

眾所周知，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之說，是出於羅什（344~413）之漢譯《維摩詰經》（406 譯，以下略稱《什譯》）中，佛告寶積菩薩：「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1]漢傳佛教之諸注解家如何解釋此篇經文？「心淨則佛土淨」之命題為何可以成立？此「淨土行」之具體內容為何？如何論此「淨土行」之階漸與「心淨故眾生淨」有何關係？吾人是否能依此而作為《維摩詰經》是「唯心論」證據？「心淨」應作何解釋？本文將考察、比較現存諸漢譯本，例如：東吳支謙之《維摩詰經》（222~229，以下略稱《吳譯》）、《什譯》、玄奘之《說無垢稱經》（650 譯，以下略稱《奘譯》），以及諸注疏，例如：羅什之弟子僧肇（374?~414）之《注維摩詰經》（以下略稱《肇注》）、淨影寺慧遠（523~592）之《維摩義記》（以下略稱《遠記》）、吉藏（549~623）之《維摩經義疏》（以下略稱《吉疏》）、玄奘之高足窺基（632~682）之《說無垢稱經疏》（以下略稱《基疏》）之解釋，並參考《大智度論》等相關佛典的說明，以及今人之研究成果來討論以上諸問題。

一、菩薩淨土之行與發菩提心

由於「心淨則佛土淨」之說是佛對寶積菩薩所問「菩薩淨土之行」的回答，所以我們先回溯如下所引此問題的源頭。

《什譯》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大 14，538a15~18）[2]

《奘譯》如是五百童子菩薩，皆已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咸問我嚴淨佛土，唯願如來哀愍為，云何菩薩修淨佛土？（大 14，559a5~7）

p. 28

首先，應注意漢譯「佛土」之梵語，是 "buddha-kṣetra"（佛土，佛國土），即佛所教化的世界之意，如娑婆世界是釋迦佛之國土，極樂世界是彌陀佛之國土（藤田 1973，507~512；田村 1977，17~19）。「佛土」的一般範圍則如《大智度論》所說：「佛土者是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王等諸天是名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無量無邊三千大千世界是名為一佛土。佛於此中施作佛事.....」（大 25，7086b23~26）。

其次，「菩薩淨土行」（或「菩薩修淨佛土」）是出自於「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所問的問題。若是二乘（聲聞、辟支佛），則如《法華經》所說：聲聞弟子們「自謂已得到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大 9，16b13~17），其重頌部分亦說：「我等內滅，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都無欣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大 9，18b24~28）。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薩必須修行「淨佛國土」。

二、爲「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

對於何謂「菩薩佛土」（《奘譯》「菩薩嚴淨佛土」）的問題，《維摩詰經》先總答，如《什譯》云：「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奘譯》「諸有情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再如下表所示分作四項（或五項）說明，並且以「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之譬喻，說明成就眾生與願取佛國的關係；後以「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作為結論（《什譯》大 14，538a21~29；《奘譯》「菩薩如是知一切法皆如虛空，唯為有情增長饒益，生淨功德，即便攝受如是佛土」（大 14，559a13~27）。

其理由如《肇注》云：「土之淨者，必由眾生」（大 38，335b15f.），

《肇注》[3]也說：各種有情的國土是菩薩修行所嚴淨將來成佛之土，如一般世俗所說「人為邦本，本固邦寧」。所以，所謂「淨土」，不只是將「器世間」（環境）莊嚴成「寶方」（七寶所成的地方），將「有情世間」淨化成「菩薩」才是根本。

p. 29

《什譯》	《奘譯》
(1) 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	(1)隨諸有情增長饒益，即便受嚴淨佛土
(2) 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	(2)隨諸有情發起種種清淨功德，即便攝受嚴淨佛土
(3) 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	(3)隨諸有情應以如是嚴淨佛土而得調伏，即便攝受如是佛土
(4) 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	(4)隨諸有情應以如是嚴淨佛土悟入佛智，..... (5)隨諸有情應以如是嚴淨佛土起聖根行， [4].....
所以者何？ 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眾生故	所以者何？諸善男子！ 菩薩攝受嚴淨佛土，皆為有情增長饒益，發起種種清淨功德

<p>譬如： 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 若於虛空終不能成</p>	<p>譬如： 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或復莊嚴，隨意無礙。 若於虛空終不能成。</p>
<p>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 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p>	<p>菩薩如是知一切法皆如虛空， 唯為有情增長饒益，生淨功德，即便攝受如是佛土。 攝受如是佛土者非於空也。</p>

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之行，也是菩薩不同於二乘（聲聞、辟支佛）之處，如《肇注》云：「淨土必由眾生，譬立宮必因地。無地、無眾生，宮、土無以成。二乘澄神虛無眾生，故無淨土」（大 38，335b11～14），或依《大智度論》中解釋《般若經》：「舍利弗！空行菩薩摩訶薩不墮聲聞、辟支佛地，能淨佛土，成就眾生」（大 25，334c20～22）之經句時，云：「但行空墮聲聞、辟支佛地，行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則無處可墮……」（大 25，335a18ff.）等說明亦可知。其次，有關佛土果報不只是菩薩行業清淨自得，而須立願取佛土的問題，《大智度論》中，對於「佛土願」有如下之問答（大 25，108b14～c20）：

問曰：諸菩薩行業清淨自得淨報，何以須立願，然後得之？譬如田家得穀豈復待願？

p. 30

答曰：作福無願，無所標立。立願為導，御能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所作，金無定也……復次，莊嚴佛世界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須願力。譬如：牛力雖能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世界亦復如是。福德如牛，願如御者……

所以，《基疏》總諸經論說：「佛土因者，一由善根，二由大願。若不修善根，淨土無因。不發大願，佛土無緣。因緣具足，方感果故。……

要修眾行，以願為資。……」（大 38，1029b17ff.）

三、十八「淨土之行」：行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

《肇注》如前所引「土之淨者，必由眾生」，接著又說：「眾生之淨，必因眾行。直舉眾生，以釋土淨。今備舉眾行，明其所以淨也。夫行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此必然之數，不可差也」（大 38，335b15～19）所謂「行淨」有十八種（《什譯》有十七種），即十八「淨土之行」，如下表所示，基本上是以「○○（例如(1)直心）是菩薩淨土。若菩薩成佛時，○○（例如(1)不諂）眾生來生其國」（《什譯》。《奘譯》以「○○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有情來生其國」）的句型與內容來說明菩薩「化緣相」（因行）與「果報相」（得果）的關係。

《什譯》句型	《奘譯》句型
「直心」是菩薩淨土。 菩薩成佛時， 「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發起無上菩提心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 菩薩證得大菩提時， 「一切發起大乘有情」來生其國。

依《肇注》解釋：「菩薩心既直，化彼同自，自土既成，故。此明化緣相及故果報相連，則佛土之義顯也」（大 38，335b24～25）。菩薩令自「行淨」，亦令彼眾生「行淨」（化彼同自）故說「行淨則眾生淨」。如是相同淨行眾生（眾生淨）將來同生（同行斯集）菩薩成佛之國土，故說「眾生淨則佛土淨」。如《大智度論》所說：

三業清淨非但為淨佛國，一切菩薩道皆淨此三業。初淨身口意業，後為淨佛土，自身淨亦淨他人。何以故？非但一人，生國土中者皆共作因緣，內法與外法作因緣，若善若不善，多惡口業故地生荊棘，諂誑曲心故地則高下不平，慳貪多故則水旱不調、地生沙礫；不作上諸惡故地則平正，多出珍寶。如彌勒佛出時，

p. 31

人皆行十善故地多珍寶。（大 25，708c15～23）

《維摩詰經》「淨土行」之詳細內容（《什譯》大 14，538a29～b260；

《奘譯》大 14，559a39～c10；《吳譯》大 14，520a16～b16）如下表所示，若依次節「淨土因行」之次第展轉關係（菩提心→意樂→加行→上意樂→止息→發起→迴向→寂靜→……），如《基疏》所解，[5]可將《奘譯》十八種的內容分爲五段：

《什譯》十七「淨土之行」之內容	《奘譯》十八「淨土之行」之內容（可分爲五段）。
(3)菩提心：大乘眾生 (1)直心：不諂眾生 (2)深心：具足功德眾生	第一段：[6]菩提心、意樂、加行、上意樂 (1)發起無上菩提心上：一切發起大乘有情 (2)順意樂土：所有不諂、不誑有情 (3)善加行土：發起住持妙善加行一切有情 (4)上意樂土：具足成就善法有情
(4)布施：一切能捨眾生 (5)持戒：行十善道滿願眾生 (6)忍辱：三十二相莊嚴眾生 (7)精進：勤修一切功德眾生 (8)禪定：攝心不亂眾生 (9)智慧：正定眾生	第二段：六度（止息諸障） (5)修布施土：一切能捨財法有情 (6)修淨戒土：圓滿成就十善業道意樂有情 (7)修安忍土：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堪忍柔和、寂靜有情 (8)修精進土：諸善勇猛精進有情 (9)修靜慮土：具足成就正念、正知、正定有情 (10)修般若土：一切已入正定有情
(10)四無量心：成就慈悲喜捨眾生 (11)四攝法：解脫所攝眾生 (12)方便：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 (13)三十七道品：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	第三段：發起 (11)四無量土：常住慈悲喜捨有情 (12)四攝事土：諸有解脫所攝有情 (13)巧方便土：善巧觀察諸法有情 (14)修三十七菩提分：通達一切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圓滿有情

(14)迴向心：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	第四段：迴向 (15)修迴向土：其國具足眾德莊嚴
(15)說除八難：國土無有三惡、八難 (16)自守戒行、不譏彼闕：國土無有犯禁之名 (17)十善：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	第五段：寂靜 (16)善說息除八無暇土：其國離惡趣無暇 (17)自守戒行、不譏彼土：其國無有犯禁之名 (18)十善業道極清淨土：壽量決定、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宣密意、離諸貪欲、心無瞋恚、正見有情

此十八種菩薩自淨亦淨彼眾生之「淨土行」，於《大智度論》所引之《般若經》中[7]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

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佛言：有菩薩從初發意以來，自除身麁業，除口麁業，除意麁業，亦淨他人身口意麁業。世尊！何等是菩薩摩訶薩身麁業、口麁業、意麁業？佛告須菩提：不善業若殺生乃至邪見是名菩薩摩訶薩身口意麁業。復次，須菩提！慳貪心、破戒心、瞋心、懈怠心、亂心、愚痴心是名菩薩意麁業。復次，戒不淨是名菩薩身口麁業.....。（大 25，706c2～9）

《大智度論》也說：「淨佛世界者，有二種淨。一者、菩薩自淨其身。二者、淨眾生心，令行清淨道。以彼我因緣清淨故，隨所願得清淨世界」

（大 25，418b14～17）。

四、淨土行之十三階位

《維摩詰經》十八淨土行之後，依《什譯》則有如下十三種境界關係的說明：

菩薩(1)隨其直心(2)則能發行，隨其發行(3)則得深心，隨其深心(4)則意調伏、隨意調伏(5)則如說行、隨如說行(6)則能迴向，隨其迴向(7)則能有方便，隨其方便(8)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9)則佛土淨。隨佛土淨(10)則說法淨，隨說法淨(11)則智慧淨，隨智慧淨(12)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13)一切功德淨。(大 14, 538b26~c4) [8]

p. 33

《肇注》認為此乃說明「(淨佛國土)行之階漸」，因為此段「至極深廣」，故「不可頓超」，應該「尋之有途，履之有序」[9]。淨影寺慧遠(523~592)之《遠記》順此「階漸」之解釋，更加配以菩薩之種姓位、解行位.....七地(成就眾生)、八地(佛土淨)、九地(說法淨)、十地(智慧淨)、金剛心等覺地(心淨)、佛地(一切功德淨)之菩薩乃至成佛十三階位漸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心淨得佛一切功德淨土」

(大 38, 437c20f.)，如此則(12)「心淨」是指十地之後的「金剛心」

(等覺地)，而「佛土淨」是指(13)「佛一切功德淨土」，不同於八地之「佛土淨」。吉藏(549~623)之《吉疏》也承襲此解，將此十三種境界配合菩薩階位如下表所示(括弧內所引是其所判斷的理由)：

[10]

p. 34

	《遠記》	《吉疏》
(1)直心	種姓已上(心無邪偽，故名爲直)	外凡 十信
(2)發行	解行心(發求出世間行，故名發行)	內凡(既有信心，則應修行)
(3)深心	初地(信樂愍至，故曰深心)	(初地已上爲修治地業)
(4)調伏	二地(持戒離過名爲調伏)	(持戒防惡名爲調伏)
(5)如說行	三地(依聞修定)	(依聞修定)
(6)迴向	四五六地(修習順忍，趣向無生)	(修於順忍，趣向無生，名爲迴向)
(7)方便	七地(修習十方便慧)	(習於十方便故)
(8)成生		

(9)佛土淨	七地（修無量種化眾生德）	（能成就眾生）
(10)說法淨	八地（修習淨佛國土） 九地（辯才為人說法）	（修淨佛國土） （辯才為人說法）
(11)智慧淨	十地（成就智波羅蜜） 金剛心（金剛心淨）	（成就智波羅蜜） 等覺地（即金剛心）
(12)心淨	一切功德淨（佛果淨）	妙覺地（行願既圓，故一切功德淨）
(13)佛果		

雖然這類配合菩薩階位的解釋，似乎有其適當性，但是在《大智度論》所引的《般若經》則是說：「云何菩薩淨佛世界？淨眾生故。……

是為菩薩住八地中具足五法。」（大 25，416b21），並且以「菩薩住七地中，破諸煩惱，自利具足。住八地、九地利益他人。所謂教化眾生，淨佛世界，自利利他深大故，一切功德具足」（大 25，419b17~20）

的解釋來比較七地（自利具足）與八、九地（教化眾生，淨佛世界，自利利他深大）菩薩的區別。如此，與《遠記》與《吉疏》所說七地（教化眾生）、八地（淨佛世界）的區別有差異。此外我們從《大智度論》：

深心清淨故能教化眾生。何以故？是煩惱薄故，不起高心、我心、瞋心故，眾生愛樂信受其語。教化眾生故得淨佛世界。如《毘摩羅詰》（即《維摩詰經》）佛國品中說：眾生淨故世界清淨。（大 25，657b4~8）

的說明，也可看出：由於菩薩深心清淨故，眾生愛樂信受其語。菩薩容易教化眾生故眾生清淨。以眾生清淨故，因此淨佛世界（世界清淨）。亦即是深心清淨→教化眾生（眾生清淨）→淨佛世界（世界清淨）的關係。依此，或許可以將《維摩詰經》中(1)直心→(2)發行→(3)深心→(4)意調伏→(5)如說行→(6)迴向→(7)方便的部分，簡化為《大智度論》之「深心清淨」。

p. 35

五、淨土行之十七展轉相

此段經文若依《奘譯》[\[11\]](#)與《基疏》，則可以分為如下所示三段：

(一)重述十八種淨土行之「次第展轉相」[12]

(1)發菩提心→(2)純淨意樂→(3)妙善加行→(4)增上意樂→

(5)止息（合牒前六度。止六蔽故）→

(6)發起（合牒前四：無量、攝事、巧方便、菩提分法。發起自他二勝益故）→

(7)迴向→

(8)寂靜（合牒前三：息八無暇、自守戒行、十善業道。寂眾惡故）→

(二)嚴前因感淨土果（十八種淨土行→清淨有情→嚴淨佛土）[13]

《基疏》意謂：菩薩以十八種行教化有情離惡修善而心淨，故有清淨有情，「諸有情土，是佛土故」，所以有嚴淨佛土。亦如《大智度論》所說：

p. 36

若不利他則不能成就眾生。若不能成就眾生，亦不能淨佛世界。何以故？

以眾生淨故，世界清淨。（大 25，463b2～4）

又說：「眾生心清淨故，佛界清淨，佛界清淨已得佛道」（大 25，606b7f.）。若以教化眾生行十善道為例，《大智度論》則說：

能淨佛世界，成就眾生者，菩薩住是空相應中無所復礙，教化眾生令行十善道及諸善法。以眾生行善法因緣故佛土清淨。以不殺生故壽命長，以不劫不盜故佛土豐樂，應念即至。如是等眾生行善法則佛土莊嚴。（大 25，335a23～29）

(三)淨土成更生「轉法輪度化有情」勝果[14]

得 (10) 嚴淨佛土已，可將 (11) 清淨法教視為「能化利益果」，(12) 清淨妙福～(17) 清淨諸妙功德則是「所化利益果」。這又可依下表所示，從「轉法輪義」及「可施他義」兩種觀點作說明：

轉法輪義	可施他義
<p>A：能化利益果 (11)清淨法教：嚴淨已便能化他故有法教。</p> <p>B：所化利益果 (12)清淨妙福：化生妙福，生天人中。</p>	<p>以十地〈有情土淨〉教而教化之</p> <p>無漏福〈十王果等種種福〉</p>
<p>p. 37</p>	
<p>(13)清淨妙慧:有漏聞思三妙慧 (14)清淨妙智:無漏智 (15)清淨妙行:無漏行 (16)清淨自行:八識心一切清淨 (17)清淨諸妙功德:得果圓滿，無量妙德，無不具足。</p>	<p>無分別慧 後得智 無漏行 八識心淨 萬德具足，遂致作佛</p>

簡言之，即是十八種淨土行→清淨有情(4)嚴淨佛土→轉法輪度化有情之模式。這與《大智度論》中所引《般若經》所說：「饒益一切眾生已淨佛國土。淨佛國度已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已轉法輪，轉法輪已安立眾生於三乘，令入無餘涅槃」（大 25，652b1～3）的說明有相通之處。

六、心淨則佛土淨：心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

接著，《什譯》導出：「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大 14，538c4～5），所謂：「心淨則佛土淨」的結論。《肇注》[15]將「心」與「淨土」的關係，以視覺所見之物體的「形」正直，則「影」也端正；聽覺所聽之「聲」和雅，則「響」順耳的實例，來譬喻「心」淨則「佛土」淨的因果「報應」關係。

對於《奘譯》「諸善男子！是故菩薩若欲勤修嚴淨佛土，先應方便嚴淨自心。所以者何？隨諸菩薩自心嚴淨，即得如是嚴淨佛土。」（大 14，559c23～25）的譯文，《基疏》[16] 特別指出不可解釋為：自心淨，則淨土「自成」，而是「菩薩自心清淨，五蘊假者有情亦淨。內心既淨，外感有情及器亦淨」，也就是「自心淨」→「有情淨」（眾生淨）→「佛土淨」的關係，理由是：「有情為土，本所化故」，如本文第二部份所論「諸有情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什譯》「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菩薩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所以，我們配合本文第三部份所論：「心淨」（十八種「淨土之行」）→「眾生淨」→「佛土淨」的觀點，對於「心淨則佛土淨」之說，應該要注意「自心淨」→「行淨」→「有情淨」→「佛土淨」的關係，也就是以各種「淨土之行」

p. 38

令自「行淨」，亦令彼有情「行淨」（化彼同自），故說「行淨」→「有情淨」，如是共作淨行因緣的有情們將來共同生於菩薩成佛之國土，故說「有情淨則佛土淨」，不能只認為：「自心淨」則淨土「自成」。

如此，也比較合乎於《大智度論》所引之《般若經》「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佛言：有菩薩從初發意以來，自除身麤業，除口麤業，除意麤業，亦淨他人身口意麤業。」以及「淨佛世界者，有二種淨。一者、菩薩自淨其身。二者、淨眾生心，令行清淨道。」以彼我因緣清淨故，隨所願得清淨世界」的解釋（如本文第三部份之結論）。

若依此「心淨則佛土淨」的主張，則將引發舍利弗問釋迦佛「行菩薩道時，心不嚴淨故，是佛土雜穢若此」（大 14，559c27f.）。對於此類疑問，《基疏》則以極長的篇幅，分為八門說明「佛土義」（大 38，1027c13～1032c14；同於《大乘法苑義林章》之「佛土義」大 45，369b～374c），其要點是以「佛身有二：一、生身，二、法身。若自性身、若實受用，俱名法身，諸功德法所集成故。若變化身、若他受用，俱名生身，隨眾所宜，數現生故。一切佛土必有身居，身既有二，故土亦然。生身土通淨穢，法身土唯清淨」等「二身二土」、「三身三土」、「四身四土」等觀點來解釋，此與「佛身觀」的思想有關，不是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因此不多作說明。

此外，《基疏》引用《佛地經》之「最極自在淨識為相」為經證，如同本文第五部份將「隨其清淨自心，則有清淨諸妙功德」解釋為「八識心淨已，萬德具足，遂致作佛」（大 38，1027a6f.），也將「菩薩自心嚴淨，即得如是嚴淨佛土」解釋為「故識淨時，佛土便淨」（大 38，1027a18f.）。對於此種將「心淨」解釋為「第八識淨」的看法，「淨」作「淨化第八阿賴耶識」之意，它是配合淨土行之實踐面（行淨）而非「本性淨」是正確的解釋；但是於「心性本淨」之理論面是否能不加考察地接受即是「阿賴耶識」？此問題將於下節討論。

七、心性本淨與「非心」

與「心淨則佛土淨」類似的說法，有《維摩詰經》「弟子品」[17]中所引用阿含經之文「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18]，並依此現象而論證「一切眾生心相無垢」（《奘譯》心性本淨）之理論。瑜伽行學派（例如《成唯識論》即引此《維摩詰經》之經文而證示「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及「唯識性」（*vijñaptimātratā*）之存在（卷 4. p. 154；卷 7. 316）。

對此，比利時學者 Étienne Lamotte 不以為然。他認為：此處所說之「心性本淨」（*puremind*）應解釋：如《般若經》

"..... tathā tac cittam acittamprakṛtiscittasyaprabhāsvara....."

（*Aṣṭasāhasrihā*, p. 495, 3ff. 《小品》「..... 所以者何？是心非心，

p. 39

心相本淨故.....」（大 8，537b13~19）中所主張的「非心」

（*acittatā*; non-mind）或「是心非心」

(*cittam acittam*; non-mind Mind) ，亦即唯是「空寂心」

(*cittābhāvamātra*; purely and simply, he inexistence of thought) ，「有

(*atitā*; existence) 、 無 (*nāstitā*; non-existence) 不可得」，而它與

「如如」(*tathatā*) 不可分。因此，《維摩詰經》是一部純屬中觀的經典，不應將它列為如《解深密經》、《楞伽經》、《勝鬘經》一樣是具有唯心論傾向(*idealistic tendency*) 的大乘經典(cf. L/B/郭 1990, 82, 93ff.; 注 64; L/Boin 1976, LXXIII, LXXVIIIff.; note45) 。

此外，從思想史發展年代前後來說，Lamotte 氏也認為：先有談論「光淨心」(*Luminousmind*) 之小乘學派，之後才有將「光淨心」與「如來藏」、「一切眾生佛性」相結合之新出大乘經，《維摩詰經》集時代則處於二者之間，所以，《成唯識論》引《維摩詰經》為經證，而建立「阿賴耶識」及「唯識性」之事是不妥當的(cf. L/B/郭 1990, 93; L/Boin1976, LXXVIII) 。

印順法師亦說：

p. 40

《般若經》說菩提心本性清淨，不是清淨功德莊嚴，而是由於「是心非心」，也就是菩提心不可得。從心本空而說心性本淨，清淨只是空性的異名，所以龍樹的《大智度論》說：「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以人畏空，故言清淨」(大 25, 508c) 。一切法非法，一切法空，也就是說一切法清淨。所以本性清淨是「無變異，無分別」，也是一切法如此的。《般若經》從甚深般若——慧的立場，引部派異論的「心性本淨」，化

為一切法空性的異名，是從修行甚深觀慧而來的。（印順，1989，20～21；cf. 1981，79～85）

因此，《維摩詰經》之「心性本淨」與如來藏心或阿賴耶無關，亦應採取如《般若經》與中觀的思想，作「非心」、「是心非心」、「空寂心」的解釋，較合乎《維摩詰經》的根本思想。《基疏》將「心淨」解釋為「第八識淨」，「淨」若解為淨化之「行淨」而非「本淨」是正確的解釋；但將「心淨」之「心」解釋為「第八阿賴耶識」則是屬於瑜伽行派的看法。

八、結語

根據以上對於《維摩詰經》之「心淨則佛土淨」的考察，將可總結為如下幾點：

- 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薩為「成就眾生」故，必須「願取佛國」，修行「淨佛國土」。
- 二、十八「淨土之行」：行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菩薩依十八種（《什譯》十七種）「淨土之行」令自「行淨」，亦令彼眾生（行淨）（化彼同自），故說「行淨則眾生淨」。如是同行眾生（眾生淨）來生（同行斯集）菩薩將來成佛之國土，故說「眾生淨則佛土淨」。
- 三、《遠記》、《吉疏》依《肇注》「淨土行之階漸說」，配以菩薩之種姓位、解行位……七地（成就眾生）、八地佛土淨）、九地（說法淨）、十地（智慧淨）、金剛心等覺地（心淨）、佛地（一切功德淨）之菩薩乃至成佛十三階位漸次。但《大智度論》則認為「菩薩住七地中，破諸煩惱，自利具足。住八地、九地者利益他人。所謂教化眾生，淨佛世界。自利利他深大故，一切功德具足」，此與《遠記》及《吉疏》所說七地（教化眾生）、八地（淨佛世界）的區別有差異。
- 四、若依《奘譯》與《基疏》，則可將「淨土行之十七展轉相」分為：(一)重述十八種淨土行之「次第展轉相」、(二)嚴前因感淨土果（十八種淨土行→清淨有情→嚴淨佛土）、(三)淨土成更生「轉法輪度化有情」勝果等三段。簡言之，即是十八種淨土行→清淨有情→嚴淨佛土→轉法輪度化有情之模式。這與《大智度論》中引《般若經》所說「饒益一切眾生已淨佛國土。淨佛國度已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已轉法輪，

轉法輪已安立眾生於三乘，令入無餘涅槃」（大 25，652b1~3）的說明有相通之處。

- 五、心淨則佛土淨：心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不可解釋為：自心淨，則淨土「自成」，而是「菩薩自心清淨，五蘊假者有情亦淨。內心既淨，外感有情及器亦淨」，也就是「自心淨」→「有情淨」（眾生淨）→「佛土淨」的關係。因此，「心淨則佛土淨」主張的關鍵點在於「有情淨」（眾生淨）。
- 六、「心性本淨」應採取如《般若經》與中觀的思想，作「非心」、「是心非心」、「空寂心」的解釋，比較合乎《維摩詰經》的根本思想。《基疏》將「心淨」解釋為「第八識淨」，「淨」若解為淨化之「行淨」而非「本淨」是正確的解釋；但將「心淨」之「心」解釋「第八阿賴耶識」則是屬於瑜伽行派的看法。

p. 42

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 Mind of a Bodhisattva is Pure is his Buddha-land Purified”

Bhikkhu Hui-min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Arts

Summary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tha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Mind of a Bodhisattva is Pure is his Buddha-land Purified" in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sūtra, the thought of Mind-only Pure Land, and "Earthly" Pure Land. How have Chinese commentators interpreted this statement? How did this statement become established? What, concretely, is Pure land practice? How should the stages and steps in this progress be treated? How is this related to "The mind is pure; therefore, living beings are pure"? May we take this statement as evidence that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sserts "mind-only"? How should the "pure

mind" be interpreted? This essay examines and compares exta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sutra as well as commentators' interpretations. I refer to explanations in Nāgārjuna's Great Wisdom Discourse and other works as well as researches done by modern scholars, to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 (1) For the disciplining and great favour of living beings, the bodhisattva who are on the path to supreme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acquire Buddha-land and practice the purification of his Buddha-land.
- (2) The eighteen practices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his Buddha-land: If practice is pure, living beings are pure; if living beings are pure, his Buddha-land is pure. By means of these eighteen practices, the Bodhisattva purifies himself as well as all living beings; this is why it is said, "if practice is pure, then living beings are pure." The purified living beings of this practice become companions and reach his Buddha-land in their next life, which is why it is said, "if living beings are pure, then his Buddha-land is pure."

p. 43

- (3) The Hui-yüan's (慧遠, 523~592) Commentary and Chi-tsang's (吉藏, 549~623) Commentary cite "the theory of Stages in practices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his Buddha-land" in the Seng-chao's (僧肇, 374?~414) Commentary which they match with the thirteen Stages in the progress towards Buddhahood.

For example, the Bodhisattva Caste Stage, the Practice Progress Stage..... the Seventh Stage is delivering living beings, the Eighth is the purification of his Buddha-land, the Ninth is the purification of teaching, the Tenth is the purified wisdom, the Diamond mind universal enlightenment Stage is the purified mind, and the Buddha Stage is the purified merit. However, this conflicts with Nāgārjuna's Great Wisdom Discourse, in which the Seventh Stage is complete selfbenefit, the Eighth and the Ninth are benefiting self and others, teaching living beings and his Buddha-land may be purified.

- (4) The Hsuan-tsang Translation and the Kui-ji's (窺基, 632~682) Commentary explain by means of the model that Eighteen practices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his Buddha-land → Purify all feeling beings → Purify his Buddha-land. Teach to deliver living beings. This is similar to the quote in Nāgārjuna's Great Wisdom Discourse, from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a-sūtra: "Benefit all living beings to purify his Buddha-land. Purifying his Buddha-land, all kinds of wisdom are attained. When the Dharma Wheel is turned, rightly place living beings in the Three Vehicles, so that they may attain complete Nirvana."

- (5) "When the mind is pure, Buddha-land is pure" may not be taken to mean that when one's own mind is pure, the Pure Land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Rather, when the mind of a Bodhisattva is pure, living beings disciplined by him are pure, when living beings are pure; his Buddha-land is pure; the key point is the purity of living beings.
- (6) The "pure mind" in this statemen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Non-mind, the Non-mind mind, the inexistence of mind of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a-sūtra and the Mādhyamika school. This accords more closely to the basic thinking of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sūtr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nd" as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by the Kui-ji's Commentary is a kind of viewpoint from the Yogācāra school.

p. 44

(The present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The Chung-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on JULY 19~21, 1997)

關鍵詞： 1.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sūtra 2.pure mind 3.deliver living beings 4.purify Buddha-land

[1] 大 14，538c4~5。

《吳譯》「如是童子！菩薩欲使佛國清淨，當以淨意，作如應行。所以者何？菩薩以淨意故，得佛國淨」（大 14，520b21~23）。

《奘譯》「諸善男子！是故菩薩若欲勤修嚴淨佛土，先應方便嚴淨自心。所以者何？隨諸菩薩自心嚴淨，即是如是嚴淨佛土」（大 14，559c23~25）。

[2] 《吳譯》此五百童子皆有決於無上正真之道，願聞得佛國土清淨，惟佛解說如來佛國清淨之行」（大 14，520a4~6）

[3] 《基疏》凡土二：一、有情世間，二、器世間。聖土有二：一、菩薩，二、寶方。合此二種，假名為土。離有情等，無別土故。由有有情，方有器界。有情成菩薩，器界變寶方。菩薩本欲化諸有情，令得出世，方便變穢而為寶方。根本不為變器成淨土，器是末故，所以今標諸有情

土，是為菩薩修行所嚴清淨佛土。故俗亦言人為邦本，本固邦寧，即同於此。舊云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文義不同，嚴淨當來成佛之土，名淨佛土，非菩薩時，已名佛土。（大 38，1023a29～b9）

[4] 《基疏》「得聖根者菩提心，得聖行者此後行」（大 38，1023c24f.）。

《肇注》「佛慧：七住所得無生慧。菩薩根：六住已下菩提心」（大 38，335a13f.）。

[5] 《基疏》今有十八嚴淨土行，舊有十七，無此第三。十八番中，分之為七（若將初四合為一段，則成五段）。初四如文。以六度合，名「止息諸障」。四無量、四攝事、巧方便、菩提分，此之四法，名「發起」。說息無暇、自守戒行、十善業道，三名「寂靜」故。（大 38，1024a25～29）。

[6] 《藏譯》：(1)意樂（*āśaya*）土、(2)增上意樂（*adhyāśaya*）土、(3)善加行土、(4)發起無上菩提心土（長尾 1983，18）。

[7] 《小品般若》（大 8，408b～c）；《放光》（大 8，136a～b）；

《大般若》（大 7，411c～4c），（大 6，1035b～8c），（大 7，749c～751b）。

[8] 《吳譯》菩薩(1)已應此行使有名譽，(2)已有名譽便生善處，(3)已生善處便受其福，(4)已受其福便能分德，(5)已能分德便行善權，(6)已行善權，則佛國淨，(7)已佛國淨，則人物淨，(8)已人物淨，則有淨智，(9)已有淨智，則有淨教，(10)已有淨教，則受清淨。（大 14，520b16～21）。

[9] 「上章雖廣說淨國行，而未明行之階漸；此章明至極深廣，不可頓超，宜尋之有途，履之有序，故說發跡之始，始於直心，終成之美，則一切淨也。」（大 38，337a25～29）

[10] 《遠記》：隨其直心是種性心，種性已上心無邪偽，故名爲直。則能發行是解行心，解行發求出世間行，故名發行。隨其發行因前起後，得深心者，初地心也。初地以上，信樂愍至，故曰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是二地行。第二地中，持戒離過，名爲調伏。故彼二地，十直心中，宣說軟心、調伏心矣。隨其調伏，則如說行是三地行。依聞修宣，名如說行。故三地云，如說行者乃得佛法，不可但以口言，得淨入諸禪等。隨如說行，則能迴向，是其四五六地行，修習順忍，趣向無生，故曰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是七地修習十方便慧，名爲方便。隨其方便，則成生者，還是七地，發起勝行，亦可七地修無量種化眾生德，名成眾生。隨成眾生，則佛土淨是八地行，八地修習淨佛國土名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是九地行。九地辯才爲人說法，名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是十地行。十地成就智波羅蜜，名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心淨者，金剛心淨。隨其心淨因前起後，則一切功德淨，佛果淨也。由金剛心得佛一切淨功德矣。淨土之果，即是一切功德淨所攝。(大 38，437b27～c19)

《吉疏》問：隨其直心，終訖一切功德淨，可約位明不？答：略擬宜之。外凡初起十信，名爲直心，既有信心，則應修行，故內凡夫，名爲發行。初地已上，修治地業，名爲深心。二地持戒防惡，可爲調伏。三地依聞修定，名如說行。四地至六地，修於順忍，趣向無生，名爲迴向。七地習於十方便故，能成就眾生。八地修淨佛國土，名佛土淨。九地辯才，爲人說法，名說法淨。十地成就智波羅蜜，名智慧淨。等覺地，即金剛心，名爲心淨。妙覺地，行願既圓，故一切功德淨。(大 38，930a7～17)

[11] 「諸善男子！如是菩薩(1)隨發菩提心(2)則有純淨意樂，隨其純淨意樂(3)則有妙善加行，隨其妙善加行(4)則有增上意樂，隨其增上意樂(5)則有止息，隨其止息(6)則有發起，隨其發起(7)則有迴向，隨其迴向(8)則有寂靜，隨其寂靜(9)則有其清淨有情，隨其清淨有情(10)則有嚴淨佛土，隨其嚴淨佛土(11)則有清淨法教，隨其清淨法教(12)則有清淨妙福，隨其清淨妙福(13)則有清淨妙慧，隨其清淨妙慧(14)則有清淨妙智，隨其清淨妙智(15)則有清淨妙行，隨其清淨妙行(16)則有清淨自心，隨其清淨自心(17)則有清淨諸妙功德。」(大 14，559c11～22)

[12] 《基疏》(1)～(8)自下第二顯嚴土因所爲利益，於中合有十七轉。分之爲二，初之八轉，牒上十八番行之次第展轉相；有後之九轉相，明

嚴土因所生勝果。此初文也。舊有十三轉，初之七轉，牒上諸番，後之六轉，嚴土所生。此中第五轉止息者，合牒前六度，止六蔽故。此第六轉發起者，合牒前四：無量、攝事、巧方便、菩提分法，發起自他二勝益故。此第八番寂靜者，合牒前二：息八無暇、自守戒行、十善業道，寂眾惡故。十八番中，第十六息無暇，第十七自守戒行，嚴此二因，人無惡器。嚴餘十六因，器無惡人（大 38，1026b24～c6）。

[13] (9)～(10)下有九轉，顯嚴土因所生勝果。於中有二，初之兩轉，明嚴前因感淨土果；後之七轉，明淨土成更生勝果。此初文也。由嚴前因，感勝眾生，故言由此有清淨有情，離惡而修於善，此乃菩薩本所欣求，乃為如來佛土清淨，諸有情土，是佛土故。內有情界土，既為清淨，外器界土自亦清淨，以心淨故，佛土清淨。（大 38，1026c13～20）

[14] (11)～(17)下有七轉，明淨土成更生勝果。於中有二，初一轉能化利益果，後六轉所化利益果。此有二義：一是轉法輪義。展轉相生，故有彼情土。既有嚴淨已，便能化他，故有法教。法教既施，化生妙福，生天人中。受勝福故，次有漏聞思修三妙慧生。妙慧生已，無漏智起。無漏智起已，生無漏行。無漏行生已，既八識心一切清淨〔心〕。既淨心已，得果圓滿，無量妙德，無不具足。如是復名嚴淨佛土。二是可施他義。彼有情土，既嚴淨已，便可以十地教而教化之。有情土淨，是十地故。法教既施，有無漏福。受十王果等種種福故，次後復有無分別慧生。無分別慧生已，復有後得智生。後得智生已，無漏行生。無漏行生已，八識心淨。八識心淨已，萬德具足，遂致作佛。此願由嚴淨土因已，感淨土果生。感淨土果生已，此生勝果。舊經此中唯有四轉，闕無妙福妙行二種，合智與慧，而為一轉。（大 38，1026c21～1027a10）。

[15] 「肇曰：結成淨土義也。淨土蓋是心之影響耳。夫欲響順必和其聲，欲影端必正其形。此報應之定數也。」（大 38，337b4～6）。

[16] 「此釋所由。諸修行者，自心嚴淨，外感有情、器土亦淨。自心不淨，何得淨地？所以菩薩自心清淨，五蘊假者有情亦淨。內心既淨，外感有情及器亦淨。《佛地經》言，最極自在淨識為相。故識淨時，淨土便淨。上來但說有情為土，本所化故，不說器界。有情土淨，器界自淨，不說自成。」（大 38，1027a14～20）

[17] 《什譯》「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大 14, 541b16ff）。

《奘譯》「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憂悔所犯，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住內、不住外、不在兩間。如佛所說：故心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如是，心者亦不住內，不出外，不在兩間。罪垢亦然，如罪垢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唯！優波離！汝心本淨，得解脫時，此本淨心曾有染不？我言：不也。……無垢稱言：一切有情心性本淨曾無有染亦復如是。」（大 14, 563b25ff.）

[18] 參考 L/Boin (1976, LXXIV) ; L/B/郭 (1990, 86~87) 「比丘們！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大 2, 69c12~13）；

" Cittasmkilesā bhikkhave sattā samkilessanti, cittavodānā sattā visujj hanti." （「比丘們！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 SN III, p. 155, 31~32 ; p. 152, 8~9）。此段經文可見於梵本 Ratnagotravibhaga （《寶性論》 E. H. Johnston 1950 年之校訂本 p. 67, 1~2）

與 Abhidharmada pa （《阿毘達磨燈論》 P. S. Jaini 1959 年之校訂本 p. 45, 19 ; p. 78, 15 ; p. 363, 5~6）中則

是， ” Cittasamkilesātsattvāḥ samkliṣyante, cittavyavadānād visudhy ante." 。

此外，阿毘達磨論典亦有引用，如《毘婆沙》（大 27，731b11～12）；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大 29，795b27～28）。